

透明光

10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透明光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10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⑩

出版发行: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: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:530

字数:8500

版次: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书号:ISBN 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:715.40元(全73册) 每册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序 言

写《透明光》的时候,正热衷于养热带鱼,小说的灵感来自一种俗称“玻璃猫”的透明鱼,这种鱼的身体部分透明度极高,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骨骼。

自然,“隐形”,也一直是幻想小说的好题材,古今中外,很多人写过。一般都以为隐形人神通广大,但事实上,如果真有人能隐形,设想起来,这个人一定不会十分愉快,原因就像是《透明光》中所写的那样。

《透明光》还是有早期作品的特征——写得太长,所以又只好分成两部分。同样的题材,如果现在来写,大约故事会简单得多,而悬疑曲折,却会更迂回,不会开始不到几千字,就看到王彦的手指骨了。

二十多年,写作的风格,也在不知不觉地变,细校旧作,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出来。

卫斯理

一九八六、八、二十三

第一部：一只黄铜箱子

在从某国太空基地回来之后，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在家中过的几乎是足不出户的生活。没有人知道我在家中，都只当我还在外地。我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之外，也不和任何人发生联络，所以能够过着没有人打扰的生活。

但是这样的日子，究竟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，它因为一个朋友，远自埃及寄来的一只箱子而打破了。

我的那位朋友姓王，是一位有着极高深造诣的水利工程师。他是应埃及政府之聘，从荷兰到那里，参加一项极其宏伟的水利建设工程的。

这项工程，据他形容，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，有一座古庙，甚至要整个迁移。

而他就是在迁移那座古庙的时候，发现那只箱子，而将之交给我的。

这是一只十分神秘的箱子，我有必要先将它的外形形容一番。

它大约有一公尺长，半公尺宽，二十公尺高，全部是黄铜铸成的。箱盖和箱子的合缝处，刚好是整个箱子高度的一半，而要打开这只箱子，却绝不是容易的事。

因为那箱子的锁，是属于十分精巧而且奥妙的一种古锁。我敢断言，如今虽然科学发达，但是要造出那样的锁来，却不容易。

那锁的情形是这样的：在箱子面上，共分出一百格小格子，而有九十九块小铜片，被嵌在那一百格格子里，可以自由推动。当然，推动的时候，只有一个空格，可以作为转圈

的余地。

在那九十九个铜片上，都浮雕着一些图案，当然，如果是按着准确的次序排列起来，那么这些看来极其凌乱的图案，是可以成为一整幅图书的。

我的那位朋友，他相信，如果有耐心地推动那些铜片使它们得到原来的次序，那么，整幅图书重现，那箱子也就可以被打开了。

他知道我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所以不远万里，将这只箱子寄到了我手中。

当这只沉重的铜箱子，到达我手中的时候，我的确大感兴趣，在这箱子上沉缅了几天，但是我随即放弃了，因为我发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第一，原来的整幅浮雕，究竟是什么，我根本不知道，使我在拼凑之际，绝无依据。

第二，那九十九块铜片，并不是可以自由取出来，而是只能利用那唯一的空格，作为转圈的余地，所以，要使其中的一片，和另一片拼凑在一起，便要经过极其繁复的手续。

而铜片一共有九十九片之多，我有什么法子使它们一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？

我在放弃拼凑那些铜片之后，对这只铜箱子，曾作过细心的观察。

在那只铜箱子的其它五面，都有着浮雕、人像、兽像，线条浑厚拙朴，但是却都不是属于古埃及的艺术范畴的，而是另具风格的一种，看来有些像是印地安人的艺术作品。

在两侧，有两只铜环。铜环上还铸着一些文字，那些文字，更不是埃及古代的文字。

我打了一封长长的电报，给那位朋友，告诉他我对这只

箱子，感到极大的兴趣，但是我却没有法子将之打开来，是否可以用机械的力量，将之打开，以看一看这只不应该属于埃及，但是却在埃及的古庙之中所发现的铜箱之中，究竟有些什么，我并且请他叙述那只箱子发现的经过。

我的电报是上午打出的，傍晚，我就收到了回电，他的回电如此道：

“卫，我反对将箱子用机器的力量打开，这只箱子。可能造成已经有几千年了，难道我们的智力还不及古人？你可以将这只箱子给我的弟弟，他是学数学的，或者他算得出我们可以打开这只箱子或然率是多少。他的电话是……。至于这只箱子发现的经过，那是一个太过曲折的故事了，容后再叙。王俊。”

王俊就是我这位朋友的名字，他是出名慢性子的人，我给他那份电报的最后一句话弄得心中痒痒地，因为连他都说是一个“十分曲折的故事”，那么这件事的经过，一定十分动人。

而事情又是发生在古国埃及，这就使人更觉得它的神秘。

我急于想知道他是如何得到那只箱子的愿望，竟超过了打开那只箱子的兴趣。我立即又请他将事情的始尾告诉我，并且告诉他，我正闷得发慌，希望他的故事，能使我解闷。

同时，我和王俊的弟弟王彦，通了一个电话，王彦是在一间高等学校中工作的，他接到了我的电话之后，答应有空就来。

晚上九点钟，我正在查阅埃及古代铸铜艺术成就的资料，发觉我的料断不错，那铜箱子上的浮雕和埃及艺术绝无

共通之点的时候，接着，老蔡带着王彦进来了。

王彦大约二十六七岁年纪，面色很白，但身体还是健康的，他年纪虽然还轻，但是却有着科学家的风度，他和我是初次见面，十分客气，而且显得有些拘谨。

我将那只铜箱子的事情和他说了，他谦虚地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怕也打不开。”

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“打不开也不要紧，你只当是业余的消遣好了。”

王彦和我两人，将这只铜箱子抬上了他的车子，他和我挥手而去。

以后的七八天中，王彦也没有和我通电话，我因为等不到王俊的信，渐渐地也将这件事情淡忘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大约是在给王彦将箱子取走之后的第十天，那是一个回南天，空气湿得反常，使人觉得十分不舒服。

中午，我正在假寐，床头的电话，突然响了起来。

说起来十分奇怪，电话的铃响声，次次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有时候，人会直觉地觉出，电话铃响得十分急，像在预告有要紧的事情一样。

我立即拿起了话筒。

从电话中传来的，是王彦的声音。

他的呼吸有点急促，道：“卫斯理先生？我……我是王彦。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有什么事，不妨慢慢地说。”

我听得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……已经将那只箱子面上的九十九块铜片，排列成了一幅雕画了。”我从床上跳了起来：“祝你成功，那你已经打开箱子了。”

王彦道：“还没有打开，但是我忽然有一种奇妙的预感，

觉得打开箱子，会对我不利。”

我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大概受了埃及古代咒语灵验的影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箱子虽然在埃及古庙中被发现，但是绝不是埃及的东西。”王彦问：“其他古民族，难道就没有咒语么？”

我又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以为学数学的人，多是枯燥乏味的，但是你却有着丰富的想象力！”

王彦在那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好，我打开箱子之后，再和你通电话。”

我放下了话筒，将枕头拉高些，垫住了背部，舒服地躺了下来，我想，大约等上十分钟，就可以得到王彦的电话了。

可是，我抽了七八支烟，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了，王彦仍然没有打电话来。

我忍不住拨了他的电话号码，可是那边却没有人接听。

我觉出事情有些不妙，但是我却绝不相信王彦遭到什么意外，因为他只不过是打开一只古代的铜箱子而已！

但是，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，我早已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在室中来回地踱着步，王彦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时间，仍然不打电话来通知我箱子之中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？如果他打不开那只箱子的话，也可以给我一个电话，在我的印象之中，王彦绝不是做事有头无尾的人！

然而，当我第几次又忍不住再打电话给他，而他那方面，仍然没有人接听电话机际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

从王彦打电话通知我，说他已成功地拼凑起了那铜箱子面上的图画起，到如今已有将近五个小时了！这五个小时之中，音讯全无，王彦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
虽然我想来想去，王彦没有遭到什么意外的可能，但是

我却不能不为他担心。

他的哥哥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，而上次王彦来的时候，他亦未曾告诉我他的地址，所以，当我等得实在不耐烦时，我又拿起了电话，请我一个当私家侦探的朋友帮忙。

那位朋友和他的助手，曾经以极长的时间，自己编了一本电话簿，是从电话号码来查那个电话的地址的。不到五分钟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要的地址，王彦住在碧仙道三号四楼。

我知道碧仙道是高尚的住宅，正适合王彦的身份，我放下了话筒，已准备按址去找他。

但是，我刚到门口，电话铃声，遽然大作。我连忙跳到了电话机旁，一把拿起了电话筒。一拿起话筒来，我便听到了王彦浓重的喘息声。

我更加觉得事情十分不寻常，我连忙问：“什么事情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王彦的喘气声，越来越是浓重，像是他的身上，正负着千斤重压一样。我一连问了七八声，才听得他的讲话声音，道：“我……我遭到了一些麻烦，我可以来看你吗？立即来！”

我听出王彦虽然还在说“遭到了一些麻烦”，但实质上，他却一定遭受到了极大的困扰！他给我的印象，是十分镇定和有条理的人，但这时，从电话中听来，他的镇定和有条理，似乎都破坏无遗了。

我不加考虑，道：“好，你立刻就来。”

王彦并没有说什么。“拍”地一声，便挂断了电话，我手拿着听筒，呆了一会；才放了下去，我感到，一个十分巨大的变故，正在王彦的身上发生，那种变故是因什么而起的呢？

难道就是因为那只不应该属于埃及，但是却在埃及古庙中发现的箱子么？

碧仙道离我的住处，并不十分远，在我算来，至多有十分钟，王彦便可以来了，但是我却足足等了二十分钟，才听到门铃声。

一听到门铃声，我立即奔下楼去，同时也听得老蔡在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你找谁？”

我连忙道：“老蔡，他就是上次来过的王先生，你快开门让他进来。”老蔡的眼睛，一直凑在大门上的望人镜上，听得这么说法，他转过头来，面上现出奇怪的神色，道：“他就是上次来过的王先生？”

老蔡平时绝不是这样罗嗦的人，我不禁不耐烦起来，道：“你快开门吧。”

老蔡不敢多出声，将门打开来，一个人自门外向内跨了一步，我抬头看去，也不禁一呆！

这是王彦么？

难怪老蔡刚才向我望来之际，面上充满着犹豫的神色，因为连我也不敢肯定，这时出现在我家门口的人是不是王彦！

那人的身材和王彦相同，但是由于他穿着大衣，又将大衣领高高地竖起，手上戴着手套，头上戴着帽子，将一条围巾，裹住了他整个脸，而且，还戴上一副很大的黑眼镜！

他这身打扮，即使到爱斯基摩人家中去做客，也不必害怕冻死了，更何况今天还是一个回南天，天气懊湿，我只不过穿着一件衬衫而已！

我呆了一呆间，已听得王彦的声音，透过了包在他脸上的围巾中传了出来，声音虽然显得不清楚，但是我仍然可以

肯定，那正是王彦的声音。也就是说，站在我面前的人正是王彦。

王彦的声音很急促，道“你……等了我很久么？”

我向前连跨了几步：“你可是舒服么？”王彦发出了一声苦笑，“不舒服，不，不，我很好。”

他显然是在说谎，绝对不会有一个人“很好”的人作出这种打扮来的。我望着他：“刚才你在电话中说你有麻烦，那是什么？”

王彦打横走开了几步，他像是有意要离得我远一些一样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却并不出声。

我越来越觉得事情十分怪异，向他走近了几步，追问道：“什么事使你心中不安？你是伯冷么？为什么不将帽子、眼镜除下来？”

王彦立即站了起来，颤声道：“除下来？不！不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乱摇手。

我和王彦，并不能算是很熟的朋友，所以他不肯除下帽子、眼镜以及一切他遮掩脸面身子的东西，我也不便过分勉强他。我只是道：“你找我，当然是想得到我的帮助了？”

王彦道：“是的，我想问你一些事情。”

我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：“好，那你就说吧！”王彦的呼吸，又急促了起来：“那只……那只黄铜箱子……是怎么得来的？”

事情果然和那只箱子有关——我心中迅速地想着，而同时，我也立即回答王彦：“那是你哥哥从埃及寄来给我的。”

王彦神经质地挥着手：“不！不！我的意思是问，我哥哥是从什么地方，怎样得到这只箱子的，那箱子的来历，究

竟怎样！”

我没有法子看到王彦的脸面，也无从知道他面上的神色如何，但是从他的行动、言语之中，我却可以看出他的神经，是处在极度紧张，近乎失常的状态之中，我顾不得答他的问题，只是追问道：“那只箱子怎么样？你不是打开了它么？它给了你什么困扰？”

王彦并不回答我，他只是尖声地，带着哭音地叫道：“告诉我，告诉我那只箱子的来源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没有法子告诉你，你哥哥只说，他得到那只箱子，有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，我打了两封长电去询问，但是他却并没有回答给我！”

王彦刚才，在急切地向我询问之际，身子前俯，半站半坐，这时，听到了我给他这样的回答，他又颓然地坐在沙发之上，喃喃地道：“那么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一面在喃喃自语，一面身子竟在激烈地发着颤。我连忙道：“王彦，你身子一定不舒服，你可要我召唤医生么？”

王彦霍地站起来，道：“不，不用了。我……该告辞了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面对着我，向门口退去，我自然不肯就这样让他离去，因为我心中的疑团，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的解释，而且还因王彦的怪举动而更甚了。

我向他迎了上去，王彦双手乱摇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不必送了，我自己会走的。”

他双手戴着厚厚的手套，在那样暖和的天气，他为什么要戴手套呢？

我一面想着，一面道：“你到我这里来，不见得就是为了要问我这样几句话吧。”

王彦道：“不是……不是……是的……就是问这样几句

话。”他显然已到了语无伦次的程度，我更不能就这样放他离去！”

王彦仍在不断地后退，在他将要迟到门口之际，我猛地一跃，向前跃出了三四步，到了他的身前，一伸手，已经握住他右手的手套：“这么热的天，你为什么将自己装在‘套子’里？”

王彦这时的装束，和契诃夫笔下的那个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十分相似，所以我才这样说的。由此可见，我在那样说法之际，虽然觉得事情十分费疑猜，但却还不以为事情是十分严重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那样轻松了。

我的行动，显然是完全出于王彦的意料之外的，我一握住他右手手套，立即一拉，将他右手的手套拉脱，而王彦在那时候，双手仍在乱摇，要阻止我接近他。

然而，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，我和王彦两人，都僵住不动。

在刹那间，我如同遭受了雷击一样！

我看到王彦的双手，仍然在摆出挡驾的姿势，他的左手，还戴着手套，但是右手的手套，已被我除了下来，他的右手，在被我除下了手套之后……唉，我该怎么说才好呢？

我看到的：并不是一只手——当然那是一只手，但是却没有血；没有肉的，只不过是五根手指骨头，完完整整，还会伸屈动作的手指骨！

第二部：骇人的变异

我所看到的，是一副手骨！

一副手骨在一个活人的身上，还能摇动着来阻住我接近它的主人，噢，我只觉得一阵昏眩，几乎站不稳我的身子！

我和王彦两人，同时发呆，僵住了不动，只不过是极短的时间，在我觉得天旋地转，难以站稳身子之间，王彦突然发出了一声怪叫，一个转身，用他只剩下指骨的右手，旋开了门把，夺门而出！

在那片刻间，我像是身浸在冰水之中，看一套恐怖绝伦的电影一样，又像是陷入了一场不曾醒的恶梦之中，我甚至没有力量，向门外追去。

直到门外传来了汽车发动声，我才一步跨到了门口，只见到王彦的车子，像是一匹疯马似地向前，闯了过去，车子竟能不撞在转角上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！

我又呆了一呆，眼花了，那一定是我眼花了——我心中暗忖。

正当我在那样想法之际，我的身后，突然传来了“咕冬”一声，我回头看去，老蔡双眼发直，已经坐倒在地上。

我吃了一惊：“老蔡，你什么事”

老蔡牙齿打震，得得有声，道：“我……见……鬼了，我……见鬼了。”我连忙道：“什么鬼？”老蔡更是抖得厉害：“刚才……那人……他……他……是骷髅精，他……手……他的手……”

老蔡讲到这里，过度的恐惧，使得他再讲不下去，我也不必他再向下讲去，已经可以明白他刚才看到些什么了。

那绝不是我眼花，老蔡和我一样，也看到王彦的右手，只是白骨，但那白骨却并不落下来，而且还会活动！我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别胡说，你眼花了！”

老蔡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……眼花了？”

我没有时间和他多说，立即奔到门外，出了门，我才知道外面正在下着毛毛细雨，当然我来不及再去取雨具，我奔出了几步，到了我车子的旁边，以最快的速度，钻进车子，“滋”地一声，使得车子一个急转弯，转出了马路，向前疾冲而出。

我实在将车子驶得太急躁了，所以令得许多途人对我驻足而观；我并不去理会途人对我的观感如何，我只是要再见王彦一面。

直到我驾着车子，迅速地向碧仙道的方向驶去之际，我心中仍然不相信我刚才所看到的事实，虽然老蔡也看到了和我见到的同样恐怖的情形。

如果王彦是一个化学家，那么他手上的肌肉，可能会因为实验时不小心而腐蚀了，但是，他却是一个数学家！

而且，就算他手上的肌肉全被蚀了，他又怎能使得手指骨不会断跌下来，而且还运用自如？

车子在因为细雨而发光的路面之上迅速地滑过，我的脑中 also 混乱到了极点，我甚至想起了“吸血僵尸”、“科学怪人”这一类恐怖影片来。

车子在王彦住所之前，停了下来，在附近我没有发现王彦的车子，我在大门口略停了一停，直冲上了楼梯，王彦所住的并不是大厦，而只是四层高的旧房子，我冲到了门口，只见大门闭着，我按电铃，一下又一下，却没有人应门。

我取出了百合钥匙来，他的门锁只是很普通的那种，所

以我很轻易地便打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

屋中并没有着灯，但是街灯却可以照进屋中来，我第一眼的印象便是凌乱！客厅中凌乱到了极点，我着了灯，又冲进了其它的两间房内，一间是书室，一间是卧室，两间房间中，都乱到了极点。

而王彦显然不在这间屋子中。

在他的书房内，我发现了那只黄铜箱子，正打开着盖子，王彦不在这，我当然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他，因此，我只是在那只已空了的箱子之旁经过，顺手将箱盖重重地闭上。

王彦的确将那九十九块铜片，拼成了一幅图画，那是一幅浮雕画，线条十分古拙，是一幅艺术精品，但是画的内容，却十分怪异。

一大群人，和许多动物，围住了一个以火堆不像火堆、发出光芒的物事，而所有的人、兽，却全是骨骼，令我惊异的是，人兽的骨骼，竟十分传真，这只黄铜箱子，至少有一二千年的历史了，一二千年以前的艺术家，对于人体的骨骼和兽类骨骼的结构，便有如此精密的了解，这的确是使人惊异的。

而在地上，有着许多饰物。

本来，我不能肯定这只箱子是属于什么民族的。

但这时，我一看到了那只箱子盖上浮雕画中所出现的
那些饰物，我便可以肯定，那是印地安民族的艺术精品！

而且，我也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，这只黄铜箱子，是使历代史学家头痛、突然而神秘地消失的印加帝国的遗物，因为印地安民族，只有在印加帝国时期，才能产生这样的艺术品！

在那片期间，我心中只想到了一点：为什么古印加帝国